

第九十六回

蔺相如两屈秦王 马服君单解韩国

却说赵惠文王宠用一个内侍，姓缪名贤，官拜宦者令，颇干预政事。忽一日，有外客以白璧来求售，缪贤爱其玉色光润无瑕，以五百金得之，以示玉工，玉工大惊曰：“此真和氏之璧也！楚相昭阳因宴会偶失此璧，疑张仪偷盗，捶之几死，张仪以此入秦。后昭阳悬千金之赏，购求此璧，盗者不敢出献，竟不可得，今日无意中落于君手，此乃无价之宝，须什袭珍藏，不可轻示于人也。”缪贤曰：“虽然，良玉何以遂为无价？”玉工曰：“此玉置暗处，自然有光，能却尘埃，辟邪魅，名曰‘夜光之璧’。若置之座间，冬月则暖，可以代炉，夏月则凉，百步之内，蝇蚋不入。有此数般奇异，他玉不及，所以为至宝。”缪贤试之，果然，乃制为宝楮，藏于内笥。

早有人报知赵王，言：“缪中侍得和氏璧。”赵王问缪贤取之，贤爱璧不即献。赵王怒，因出猎之便，突入贤家，搜其室，得宝楮，收之以去。缪贤恐赵王治罪诛之，欲出走，其舍人蔺相如牵衣问曰：“君今何往？”贤曰：“吾将奔燕。”相如曰：“君何以受知于燕王，而轻身往投也？”缪贤曰：“吾昔年尝从大王与燕王相会于境上，燕王私握吾手曰：‘愿与君结交。’以此相知，故欲往。”相如谏曰：“君误矣！夫赵强而燕弱，而君得宠于赵王，故燕王欲与君结交，非厚君也，因君以厚于赵王也。今得罪于王，亡命走燕，燕畏赵王之讨，必将束缚君以媚于赵王，君其危矣。”缪贤曰：“然则如何？”相如曰：“君无他大罪，惟不早献璧耳！若肉袒负斧钺，叩首请罪，王必赦君。”缪贤从其计，赵王果赦贤不诛。贤重相如之智，以为上客。

再说玉工偶至秦国，秦昭襄王使之治玉，玉工因言及和氏之璧，今归于赵。秦王问：“此璧有甚好处？”玉工如前夸奖，秦王想慕之甚，思欲一见其璧。时昭襄王之母舅魏冉为丞相，进曰：“王欲见和璧，何不以西阳十五城易之？”秦王讶

曰：“十五城，寡人所惜也，奈何可易一璧哉？”魏冉曰：“赵之畏秦久矣！大王若以城易璧，赵不敢不以璧来，来则留之，是易城者名也，得璧者实也，王何患失城乎？”秦王大喜，即为书致赵王，命客卿胡伤为使。书略曰：

寡人慕和氏璧有日矣，未得一见。闻君王得之，寡人不敢轻请，愿以西阳十五城奉酬，惟君王许之。

赵王得书，召大臣廉颇等商议。欲予秦，恐其见欺，璧去城不可得；欲勿予，又恐触秦之怒，诸大臣或言不宜与，或言宜与，纷纷不决。李克曰：“遣一智勇之士，怀璧以往，得城则授璧于秦，不得城仍以璧归赵，方为两全。”赵王目视廉颇，颇俯首不语。宦者令缪贤进曰：“臣有舍人姓蔺名相如，此人勇士，且有智谋，若求使秦，无过此人。”赵王即命缪贤召蔺相如至，相如拜谒已毕，赵王问曰：“秦王请以十五城易寡人之璧，先生以为可许否？”相如曰：“秦强赵弱，不可不许。”赵王曰：“倘璧去城不可得，如何？”相如对曰：“秦以十五城易璧，价厚矣，如是赵不许璧，其曲在赵。赵不待入城而即献璧，礼恭矣，如是而秦不予城，其曲在秦。”赵王曰：“寡人欲求一人使秦，保护此璧，先生能为寡人一行乎？”相如曰：“大王必无其人，臣愿奉璧以往。若城入于赵，臣当以璧留秦；不然，臣请完璧归赵。”赵王大喜，即拜相如为大夫，以璧授之，相如奉璧西入咸阳。

秦昭襄王闻璧至大喜，坐章台之上，大集群臣，宣相如入见。相如留下宝牍，只用锦袱包裹，两手捧定，再拜奉上秦王。秦王展开锦袱观看，但见纯白无瑕，宝光闪烁，雕镂之处，天成无迹，真希世之珍矣。秦王饱看了一回，啧啧叹息，因付左右群臣递相传示，群臣看毕，皆罗拜称：“万岁！”秦王命内侍重将锦袱包裹，传与后宫美人玩之，良久送出，仍归秦王案上。

蔺相如从旁伺候，良久并不见说起偿城之话，相如心生一计，乃前奏曰：“此璧有微瑕，臣请为大王指之。”秦王命左右以璧传与相如，相如得璧在手，连退数步，靠在殿柱之上，睁开双目，怒气勃不可遏，谓秦王曰：“和氏之璧，天下之至宝也。大王欲得璧，发书至赵，寡君悉召群臣计议，群臣皆曰：‘秦自负其强，以空言求璧，恐璧往，城不可得，不如勿许。’臣以为：‘布衣之交，尚不相欺，况万乘之君乎？奈何以不肖之心待人，而得罪于大王？’于是寡君乃斋戒五日，然后使臣奉璧拜送于庭，敬之至也。今大王见臣，礼节甚倨，坐而受璧，左右传观，复使后宫美人玩弄，褻渎殊甚，以此知大王无偿城之意矣，臣所以复取璧也。大王必欲迫臣，臣头今与璧俱碎于柱，宁死不使秦得璧！”于是持其璧睨柱，欲以击柱。秦王惜璧，恐其碎之，乃谢曰：“大夫无然！寡人岂敢失信于赵？”即召有司取地图来，秦王指示，从某处至某处共十五城予赵。相如心中暗想：“此

乃秦王欲诳取璧，非真情。”乃谓秦王曰：“寡君不敢爱希世之宝，以得罪于大王，故临遣臣时，斋戒五日，遍召群臣，拜而遣之。今大王亦宜斋戒五日，陈设车辂文物，具左右威仪，臣乃敢上璧。”秦王曰：“诺。”乃命斋戒五日，送相如于公馆安歇。相如抱璧至馆，又想到：“我曾在赵王面前夸口：‘秦若不偿城，愿完璧归赵。’今秦王虽然斋戒，倘得璧之后，仍不偿城，何面目回见赵王？”乃命从者穿粗褐衣，装作贫人模样，装布袋缠璧于腰，从径路窃走，附奏于赵王曰：“臣恐秦欺赵，无意偿城，谨遣从者归璧大王。臣待罪于秦，死不辱命！”赵王曰：“相如如果不负所言矣。”

再说秦王假说斋戒，实未必然，过五日，升殿陈设礼物，令诸侯使者皆会，共观受璧，欲以夸示列国。使赞礼引赵国使臣上殿。蔺相如从容徐步而入。谒见已毕，秦王见相如手中无璧，问曰：“寡人已斋戒五日，敬受和璧，今使者不持璧来，何故？”相如奏曰：“秦自穆公以来，共二十余君，皆以诈术用事。远则杞子欺郑，孟明欺晋；近则商鞅欺魏，张仪欺楚，往事历历，从无信义。臣今者惟恐见欺于王，以负寡君，已令从者怀璧从间道还赵矣。臣当死罪！”秦王怒曰：“使者谓寡人不敬，故寡人斋戒受璧，使者以璧归赵，是明欺寡人也！”叱左右前缚相如。相如面不改色，奏曰：“大王请息怒，臣有一言。今日之势，秦强赵弱，但有秦负赵之事，决无赵负秦之理。大王真欲得璧，先割十五城予赵，随一介之使，同臣往赵取璧，赵岂敢得城而留璧，负不信之名，以得罪于大王哉？臣自知欺大王之罪，罪当万死，臣已寄奏寡君，不望生还矣。请就鼎镬之烹，令诸侯皆知秦以欲璧之故，而诛赵使，曲直有所在矣。”秦王与群臣面面相觑，不能吐一语。诸侯使者旁观，皆为相如危惧。左右欲牵相如去，秦王喝住，谓群臣曰：“即杀相如，璧未可得，徒负不义之名，绝秦、赵之好。”乃厚待相如，礼而归之。髯翁读史至此，论秦人攻城取邑，列国无可奈何，一璧何足为重？相如之意，只恐被秦王欺赵得璧，便小觑了赵国，将来难以立国，倘索地索贡，不可复拒，故于此显个力量，使秦王知赵国之有人也。

蔺相如既归，赵王以为贤，拜上大夫。其后秦竟不予赵城，赵亦不与秦璧。秦王心中终不释然于赵，复遣使约赵王于西河外渑池之地，共为好会。赵王曰：“秦以会欺楚怀王，锒之咸阳，至今楚人伤心未已。今又来约寡人为会，得无以怀王相待乎？”廉颇与蔺相如计议曰：“王若不行，示秦以弱。”乃共奏曰：“臣相如愿保驾前往，臣颇愿辅太子居守。”赵王喜曰：“相如且能完璧，况寡人乎？”平原君赵胜奏曰：“昔宋襄公以乘车赴会，为楚所劫；鲁君与齐会于夹谷，具左右司马以从。今保驾虽有相如，请精选锐卒五千扈从，以防不虞，再用大军离三十

里屯扎，方保万全。”赵王曰：“五千锐卒，何人为将？”赵胜对曰：“臣所知田部吏李牧者，真将才也。”赵王曰：“何以见之？”赵胜对曰：“李牧为田部吏，取租税，臣家过期不纳，牧以法治之，杀臣司事者九人。臣怒责之，牧谓臣曰：‘国之所恃者，法也。今纵君家而不奉公，则法削，法削则国弱，而诸侯加兵，赵且不保其国，君安得保其家乎？以君之贵，奉公如法，法立而国强，长保富贵，岂不善耶？’此其识虑非常，臣是以知其可将也。”赵王即用李牧为中军大夫，使率精兵五千扈从同行，平原君以大军继之。廉颇送至境上，谓赵王曰：“王入虎狼之秦，其事诚不测！今与王约：度往来道路，与夫会遇之礼毕，为期不过三十日耳。若过期不归，臣请如楚国故事，立太子为王，以绝秦人之望。”赵王许诺，遂至渑池，秦王亦到，各归馆驿。

至期，两王以礼相见，置酒为欢。饮至半酣，秦王曰：“寡人窃闻赵王善于音乐，寡人有宝瑟在此，请赵王奏之。”赵王面赤，然不敢辞，秦侍者将宝瑟进于赵王之前，赵王为奏《湘灵》一曲，秦王称善不已。鼓毕，秦王曰：“寡人闻赵之始祖烈侯好音，君王真得家传矣。”乃顾左右召御史，使载其事。秦御史秉笔取简，书曰：“某年月日，秦王与赵王会于渑池，令赵王鼓瑟。”蔺相如前进曰：“赵王闻秦王善于秦声，臣谨奉盆缶，请秦王击之，以相娱乐。”秦王怒，色变不应。相如即取盛酒瓦器，跪请于秦王之前，秦王不肯击，相如曰：“大王恃秦之强乎？今五步之内，相如得以颈血溅大王矣！”左右曰：“相如无礼！”欲前执之，相如张目叱之，须发皆张，左右大骇，不觉倒退数步。秦王意不悦，然心惮相如，勉强击缶一声，相如方起，召赵御史亦书于简曰：“某年月日，赵王与秦王会于渑池，令秦王击缶。”秦诸臣意不平，当筵而立，请于赵王曰：“今日赵王惠顾，请王割十五城为秦王寿！”相如亦请于秦王曰：“礼尚往来，赵既进十五城于秦，秦不可不报，亦愿以奉之咸阳为赵王寿！”秦王曰：“吾两君为好，诸君不必多言。”乃命左右，更进酒献酬，假意尽欢而罢。

秦客卿胡伤等密劝拘留赵王及蔺相如，秦王曰：“谍者言：‘赵设备甚密。’万一其事不济，为天下笑。”乃益敬重赵王，约为兄弟，永不侵伐，使太子安国君之子，名异人者，为质于赵。群臣皆曰：“约好足矣，何必送质？”秦王笑曰：“赵方强，未可图也，不送质，则赵不相信。赵信我，其好方坚，我乃得专事于韩矣。”群臣乃服。

赵王辞秦王而归，恰三十日。赵王曰：“寡人得蔺相如，身安于泰山，国重于九鼎，相如功最大，群臣莫及。”乃拜为上相，班在廉颇之右。廉颇怒曰：“吾有攻城野战之大功，相如徒以口舌微劳，位居吾上。且彼乃宦者舍人，出身微贱，吾

岂甘为之下乎？今见相如，必击杀之！”相如闻廉颇之言，每遇公朝，托病不往，不肯与颇相会。舍人俱以相如为怯，窃议之。偶一日，蔺相如出外，廉颇亦出，相如望见廉颇前导，忙使御者引车避匿傍巷中去，俟廉颇车过方出，舍人等益忿，相约同见相如，谏曰：“臣等抛井里，弃亲戚，来君之门下者，以君为一时之丈夫，故相慕悦而从之。今君与廉将军同列，班况在右，廉君口出恶言，君不能报，避之于朝，又避之于市，何畏之甚也？臣等窃为君羞之，请辞去！”相如固止之曰：“吾所以避廉将军者有故，诸君自不察耳！”舍人等曰：“臣等浅近无知，乞君明言其故。”相如曰：“诸君视廉将军孰若秦王？”诸舍人皆曰：“不若也。”相如曰：“夫以秦王之威，天下莫敢抗，而相如廷叱之，辱其群臣，相如虽弩，独畏一廉将军哉？顾吾念之，强秦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，徒以吾两人在也。今两虎共斗，势不俱生，秦人闻之，必乘间而侵赵。吾所以强颜引避者，国计为重，而私仇为轻也。”舍人等乃叹服。未几，蔺氏之舍人与廉氏之客，一日在酒肆中，不期而遇，两下争坐。蔺氏舍人曰：“吾主君以国家之故，让廉将军；吾等亦宜体主君之意，让廉氏客。”于是廉氏益骄。河东人虞卿游赵，闻蔺氏舍人述相如之语，乃说赵王曰：“王今日之重臣，非蔺相如、廉颇乎？”王曰：“然。”虞卿曰：“臣闻前代之臣，师师济济，同寅协恭，以治其国。今大王所恃重臣二人，而使自相水火，非社稷之福也。夫蔺氏愈益让，而廉氏不能谅其情。廉氏愈益骄，而蔺氏不敢折其气。在朝则有事不共议，为将则有急不相恤，臣窃为大王忧之！臣请合廉、蔺之交，以为大王辅。”赵王曰：“善。”虞卿往见廉颇，先颂其功，廉颇大喜。虞卿曰：“论功则无如将军矣，论量则还推蔺君。”廉颇勃然曰：“彼懦夫以口舌取功名，何量之有哉？”虞卿曰：“蔺君非懦士也，其所见者大。”因述相如对舍人之言，且曰：“将军不欲托身于赵则已，若欲托身于赵，而两大臣一让一争，恐盛名之归，不在将军也。”廉颇大惭曰：“微先生之言，吾不闻过，吾不及蔺君远矣。”因使虞卿先道意于相如，颇肉袒负荆，自造于蔺氏之门，谢曰：“鄙人志量浅狭，不知相国能宽容至此，死不足赎罪矣！”因长跪庭中。相如趋出引起曰：“吾二人比肩事主，为社稷臣，将军能见谅已幸甚，何烦谢为。”廉颇曰：“鄙性粗暴，蒙君见容，惭愧无地！”因相持泣下。相如亦泣。廉颇曰：“从今愿结为生死之交，虽刎颈不变！”颇先下拜，相如答拜。因置酒筵款待，极欢而罢。后世称刎颈之交，正谓此也。无名子有诗云：

引车趋避量诚洪，肉袒将军志亦雄。

今日纷纷竞门户，谁将国计置胸中！

赵王赐虞卿黄金百镒，拜为上卿。

是时，秦大将军白起击破楚军，收郢都，置南郡。楚顷襄王败走，东保于陈。大将魏冉复攻取黔中，置黔中郡，楚益衰削，乃使太傅黄歇侍太子熊完，入质于秦以求和。白起等复攻魏，至于大梁。梁遣大将暴鸢迎战，败绩，斩首四万，魏献三城以和。秦封白起为武安君。未几，客卿胡伤复攻魏，败魏将芒卯，取南阳，置南阳郡。秦王以赐魏冉，号为穰侯。复遣胡伤帅师二十万伐韩，围阨与，韩釐王遣使求救于赵。赵惠文王聚集群臣商议：“韩可救与否？”蔺相如、廉颇、乐乘皆言：“阨与道险且狭，救之不便。”平原君赵胜曰：“韩、魏唇齿相蔽，不救则还戈即向赵矣！”赵奢嘿然无言，赵王独问之，奢对曰：“道险且狭，譬如两鼠斗于穴中，将勇者胜。”赵王乃选军五万，使奢帅之救韩。出邯郸东门三十里，传令立壁垒下寨。安插已安，又出令曰：“有言及军事者斩！”闭营高卧，军中寂然。秦军鼓噪勒兵，声如雷霆，阨与城中，屋瓦皆为振动。军吏一人来报，秦兵如此恁般，赵奢以为犯令，立斩之以徇。留二十八日不行，日使人增垒浚沟，为自固计。

秦将胡伤闻有赵兵来救，不见其来，再使谍人探听，报云：“赵果有救兵，乃大将赵奢也。出邯郸城三十里，即立垒下寨不进。”胡伤未信，更使亲近左右直入赵军，谓赵奢曰：“秦攻阨与，旦暮且下矣，将军能战，即速来！”赵奢曰：“寡君以邻邦告急，遣某为备，某何敢与秦战乎？”因具酒食厚款之，使周视壁垒。秦使者还报胡伤，胡伤大喜曰：“赵兵去国才三十里，而坚壁不进，乃增垒自固，已无战情，阨与必为吾有矣。”遂不为御赵之备，一意攻韩。

赵奢既遣秦使，约三日，度其可至秦军，遂出令选骑兵善射惯战者万人为前锋，大军在后，衔枚卷甲，昼夜兼行，二日一夜及韩境，去阨与城十五里，复立军垒。胡伤大怒，留兵一半围城，悉起老营之众，前来迎敌。赵营军士许历书一简，上为“请谏”二字，跪于营前，赵奢异之，命刊去前令，召入曰：“汝欲何言？”许历曰：“秦人不意赵师卒至，此其来气盛，元帅必厚集其阵，以防冲突，不然必败。”赵奢曰：“诺。”即传令列阵以待。许历又曰：“《兵法》：‘得地利者胜。’阨与形势惟北山最高，而秦将不知据守，此留以待元帅也，宜速据之。”赵奢又曰：“诺。”即命许历引军万人，屯据北山岭上，凡秦兵行动，一望而知。胡伤兵到，便来争山。山势崎岖，秦兵胆大的，有几个上前，都被赵军飞石击伤，胡伤咆哮大怒，指挥军将四下寻路，忽闻鼓声大振，赵奢引军杀到，胡伤命分军拒敌。赵奢将射手万人分为二队，左右各五千人，向秦军乱射。许历驱万人，从山顶上趁势杀下，喊声如雷，前后夹攻，杀得秦军如天崩地裂，没处躲闪，大败而奔。胡伤马蹶坠下，几为赵兵所获，却遇兵尉斯离引军刚到，抵死救出。赵奢追至五十里，秦军屯扎不住，只得望西逃奔，遂解阨与之围。韩釐王亲自劳军，致书称谢赵

王，赵王封奢为马服君，位与蔺相如、廉颇相并。赵奢荐许历之才，以为国尉。

赵奢子赵括，自少喜谈兵法，家传《六韬》、《三略》之书，一览而尽。尝与父奢论兵，指天画地，目中无人，虽奢亦不能难也。其母喜曰：“有子如此，可谓将门出将矣！”奢蹴然不悦曰：“括不可为将。赵不用括，乃社稷之福耳！”母曰：“括尽读父书，其谈兵自以为天下莫及，子曰‘不可为将’，何故？”奢曰：“括自谓天下莫及，此其所以不可为将也。夫兵者，死地，战战兢兢，博谕于众，犹惧有遗虑，而括易言之！若得兵权，必果于自用，忠谋善策，无繇而入，其败必矣。”母以奢之语告括，括曰：“父年老而怯，宜有是言也！”后二岁，赵奢病笃，谓括曰：“兵凶战危，古人所戒。汝父为将数年，今日方免败衄之辱，死亦瞑目。汝非将才，切不可妄居其位，自坏家门！”又嘱括母曰：“异日若赵王召括为将，汝必述吾遗命辞之，丧师辱国，非细事也！”言讫而终。赵王念奢之功，以括嗣马服君之职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